



野果长篇小说

像羊那样叫唤

丁庆中 著

七月的华北平原就是这样的天气，接着还有八月。这种阴雨天气给人们带来了短暂的凉爽，在小雨中，人们往田野里奔跑，去给庄稼施肥。当太阳一出，即刻出现闷热的透不过气来的天气。汗水都憋到体内，挥发不出来，这种压抑的沉闷的日子在一点点磨掉了人们的锐气。不忍耐也没有用啊，都这样啊。



APC 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像羊那样叫唤

丁庆中◎



AP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像羊那样叫唤 / 丁庆中著. -- 北京 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5.8

ISBN 978-7-5699-0484-0

I. ①像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94317 号

像羊那样叫唤

著 者 | 丁庆中

出 版 人 | 田海明 杨红卫

责任编辑 | 王 水

责任校对 | 尚 蕾

装帧设计 | 新艺书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訾 敬 范玉洁

出版发行 |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 - 64267120 64267397

印 刷 |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010-87331056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880×1230mm 1/32

印 张 | 9

字 数 | 250 千字

版 次 |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0484-0

定 价 | 29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青村在六月里已经湿漉漉的了，朝阳把泥土色的大街照得通红，杂乱的大街上摆满了玉米秸垛和麦秸垛，还有猪圈和粪堆。刚刚一场夜雨，泥泞的大街上一片片水汪，上头布满了车印、脚印和各种动物的印迹。赵吉庆他爹赶着牛车，在泥泞的大街上慢腾腾地往前走着。他那身黑色的新衣裳就像影子般地晃动着，跟他剃得亮光光的头和刮完胡须的那张脸形成明显的对照。他的脚有力地踩着大地，就像车辕里的牛一样健壮。带着腐烂的气息和水腥味儿的大街上，车轮和牛蹄子溅起了泥水。牛的脚步恰好跟老人的脚步相吻合，这时赵金柱他爹从胡同口出来，他喊了声：“大哥，哪儿去啊，穿这么新的衣裳？”

“啊——到那边儿。”赵吉庆他爹用鞭子指了指，飘着紫色的像绸缎似的云彩的天空。“哪边啊？”赵金柱他爹追问了句。“那边儿。”赵吉庆他爹在空中甩了一个响鞭，他转过头来笑着说。赵金柱他爹跑了两步，跟着牛车，把嘴凑过去，跟赵吉庆他爹扯了几句。那头牛一步一步不紧不慢地往前走，牛车发出叽里咕噜的声音，就像村庄的嘟哝声。“听说了吗，西南角儿上发财了，真他娘的人走时气马走膘啊。”赵金柱他爹神秘地说。“不是说那片宅子上闹鬼吗？”赵吉庆说。“都这么说，可是谁见了哩。”

“我就见到了，村里人差不多都知道了。那天我睡不着觉，半夜醒来，围着村子逛了一圈，看到一个白色的影子从坑塘上一闪，就到了张家，还吓出一身冷汗呢，今天还头疼呢。”

“都是他娘的大皇上闹的，今年的雨水很大，来得又早又急又快，坑塘里的路就露着一小窄条，再下场雨就把路没了，我们吃水可怎么办啊。”

“说的也是。”赵金柱他爹说罢，就在泥泞的大街上站住了。赵吉庆他爹赶着牛车继续往前走。赵吉庆他爹把牛赶到坑塘边，望着白茫茫的坑塘，他心里想，这哪是个大坑塘，简直就是湖泊。在坑塘南边，有两座土房子，青砖包角。两座房子都有一个高高的基座，房子周围长满了各种树木，杜树上开满了白色的像绒球似的杜花，许多蜂在杜树四周飞舞着，并发出嗡嗡声。牛车稀哩咣当地往前走着，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。牛车上一把锨，一把镰刀，还有一根绳子。牛车好像没有终点，没有目的地，就这么走。

在村子西南角的坑塘边上，张全行（大皇上）他爹张老奇站在他的房角那儿，好像在等着赵吉庆他爹，他穿了一身皱巴巴的黑色的新衣裳。

赵吉庆他爹一见他，嘿嘿笑着说：“你个老不死的东西，你还活着呢。”张老奇的手扶着那棵开满杜花的杜树，也嘿嘿笑着说：“老天爷，阎王把我忘啦。”在张家的房西是一块草地，草地上是两只大山羊和一只小山羊，两只大山羊冲张老奇叫了几声，便垂下头去啃草。张老奇也穿了一身跟赵吉庆他爹一样的新的黑棉布衣，也剃了头，刮了胡须，两个人往坑塘边一走，两个人亮光光的头使坑塘格外生色。赵吉庆他爹笑着划拉一下头，张老奇笑着也划拉一下头。赵吉庆他爹一扭身，看到那个有树篱笆的院子，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在院子里喂鸡，这是张家老二娶了半年多的媳妇。赵吉庆他爹凑近张老奇，使了个眼色，他低声说：“让吃饱吧？”张老奇说：“你这是说的嘛话呢，昨天晚上还撑得睡不着觉呢。”赵吉庆他爹打了一下牛，那牛还是按着自己的速度往前走着，他说：“不行了，肚囊儿老了，吃点东西就像铁似的不好消化。”

张老奇走下高高的地基，他跟着牛车，一同绕过树篱，向西去了。两个人好像早就约好了似的。他们一边走一边聊着，他们离村子已经很远了，他们的头还一眨一眨的两个小白点闪耀着，直到消失。

两个老汉赶着牛车走了，三天多没有回来，村长赵吉庆派出去三十多个壮汉去找，沿着那条道一直向西，他们没有找到。第四天，牛车回来了，那头牛迈着去时的步履，它用一种哀愁的目光望着田野，当它踏进这块土地，发出低沉的悠长的，绞人心肺般的吼声。张老奇抱着鞭子坐在车上，随着牛车晃动着身子。他那身黑的新衣裳已经沾满了泥土，他的头发耷着，花白胡子也已经长了。

牛车在大街上站住了，一些人围了过来，嘁嘁嚓嚓地说话，还问了张老奇一些问题。张老奇好像根本听不到这些声音，也看不到这些人，他用自己的姿势坐着。赵吉庆他爹僵直地倒在牛车上，他好像在车上睡着了，其实他在前天夜里已经死了。全村的人都跑去看，当他们发现赵吉庆他爹已经死了，都躲得远远的。张老奇一直坐在牛车上一动不动。赵吉庆闻讯赶来。赵吉庆伸手在他爹身上摸了一把，他带着哭腔的声音叫了声爹，他爹再也不会回答。他哭着，举着拳头，朝张老奇冲去。张老奇依然坐在牛车上，就像牛车上一个车把什么的。他僵直地坐着，一动也不动了。他在那里已经坐了很久，屁股都硌疼了。赵吉庆上去就给张老奇两拳头。张老奇依然一动不动地坐着，赵吉庆以为他也死了，把手缩了回来。赵吉庆的拳头向天举着，他喊：“老天爷，这是怎么啦！”张老奇发出鬼魂般的声音：“你打吧，你打吧。”赵吉庆打着哆嗦，向后退了两步，他说：“你还活着。”张老奇说：“啊——我活着。”

赵吉庆听到他的声音，又打了个哆嗦，他的拳头又举了举，然后无力地落下，他说：“你说清楚了，我爹是怎么死的。”张老奇喃喃地说：他跟赵吉庆他爹往西走，不知走了多远的路，在一条河前停下。那条河真大，还

没有见过那么宽的河哩，河里的水晃晃荡荡的，简直有些吓人。牛在草滩上一边吃草一边吼叫，他跟赵吉庆他爹聊天，聊着聊着，赵吉庆他爹说：真累，从没有这么累过，我睡一会儿。他就倒下了，他睡到第二天，我见他还没醒，就叫他，他没应，就摇他，他的身子已经僵了。张老奇就把赵吉庆他爹扔到牛车上，赶着牛车往回走。赵吉庆说：“你留下守灵吧。”

一些人开始在大街上搭灵棚。张老奇就留下来守灵，尸体在大街上，没有抬回家，张老奇坐在牛车上，那头牛也没有解下来。就是赵吉庆叫张老奇回家，他也没有一点儿力量动一动了。张老奇坐在车上，他的嘴在动着，听不清他在说什么，他好像自语，又好像对死者说话。在一边守灵的赵吉庆听到他嘴里的声音，直起鸡皮疙瘩。赵吉庆说：“你别出声。”张老奇用他的声音不紧不慢地说着，赵吉庆打了个寒战。一阵阵尸臭不知是从赵吉庆他爹身上发出的，还是从张老奇身上发出的。

张老奇的二儿子二生——一个黑瘦的男人，他听到了这个消息，跑到车前，让张老奇回家，张老奇说：“你别管我。”赵吉庆一把拽住了二生，他说：“你也留下来守灵吧。”二生说：“我凭嘛？”赵吉庆说：“你爹害死了我爹。”二生去拽张老奇，他说：“爹，你回家，我看他能怎么着。”二生一拽，张老奇僵直的身子一侧歪，要不是二生抱住，张老奇就摔到车下了。二生抱着张老奇，赵吉庆拽住了他，他说：“你给我站住。”二生说：“你别把我惹急了，再出条人命。”赵吉庆说：“出条就出条，反正我也不想活了。”赵吉庆说着，一拳重重地打在二生身上。二生把张老奇放到地上，他的脸已经青了，他的嘴张着，露出了两排参差不齐的牙齿，他举起了拳头，他叫着：“让我揍死你啊！”

赵吉庆的灰脸对着二生，他的嘴紧闭着。两个人对峙着，片刻后，赵丙仁他爹和赵金柱他爹劝了他们几句，两个人就顺坡下驴了。二生抱着张老奇回家，赵吉庆一边操持他爹的丧事，一边让人去叫张老奇的大儿

子张全行，一边向派出所报了案。赵金柱他爹，赵丙仁他爹，赵厚生他爹都在街前站着看热闹。赵厚生他爹说：“本来两家有仇，这回仇口就更大了。”赵金柱他爹说：“知道吧，算起来，他们还是一个娘的兄弟呢。”

赵丙仁他爹说：“也许张老奇就为了报他爹那个仇，把赵吉庆他爹弄死了。张老奇他爹到台湾去了，赵吉庆他爷爷就霸占了张老奇他娘。”赵厚生他爹说：“赵吉庆还盼着他爹死呢，瞧他装的，好像多孝顺似的。”赵丙仁他爹说：“他们两个一同赶着牛车出去，说了些什么呢？”赵金柱他爹说：“西南角上娶的两房媳妇一个赛一个地漂亮，把村里的媳妇都压下去了。”赵丙仁他爹说：“对啊，这都是该着的。”赵金柱他爹说：“这回可乱套了。”说罢，赵金柱他爹捂着脸，哼哼着装着伤心悲痛的样子往赵吉庆家吊纸去了。赵丙仁他爹在后头跟着，嘿嘿笑着说：“你看你装的这块洋料。”赵金柱他爹也嘿嘿笑了，他回头说：“让我踢你啊，你跟我闹。”张老奇回到家，给儿媳妇要了些吃的，就倒在炕上睡了。村里人谁都知道，赵吉庆他爹临死那几天，他跟张老奇聊了些什么。有些人问起张老奇，他回答说：“忘了，就像做了个乱糟糟的梦，梦醒了，什么也就忘了。”

事情没有完，赵吉庆他爹的尸体在村子里停了四天，整个村子散发着臭气。先是县里来的法医，然后是市里的，赵吉庆他爹的腹部剖开，还割出了一截肠子。村子里弄得苍蝇满天飞，尸体在腐烂。村里人都说赵吉庆他爹死了死了，还被赵吉庆折腾得够呛。还有一些人说，要是让赵吉庆抓住一点儿把柄，他恨的那股子劲儿，瞧他那些咬牙切齿的劲儿，像要把张老奇嚼个粉碎似的。

尸体验过两次，都说是得心肌梗塞死的。村里人都这么说：“赵吉庆绝对不能轻饶过张家。”可是事情已经过去了，村里人等了几年，也没什么动静，就把这件事忘了。

就在赵吉庆他爹和张老奇赶着那辆牛车向西边走的时候，二生（张

全生，老二)家喂完了鸡，她站在院子里。她穿一件枣红色的上衣，一件白不唧的没颜拉色的裤子，她站在那里，她的脸上冒热气，渗出了许多细小的汗珠儿，头发有些乱，她已经干了半天活儿了。大皇上(张全行，老大)家牵着她新买的小山羊从二生家路过，便牵着进了二生的门，一进门，见二生家坐在灶前烧火，就坐在门槛上，两个人就聊开了。两个人就这样你递一言我接一语地，无休止地聊下去。大皇上家说早就想买一只羊喂着，大皇上不让买，大皇上到城里去跑生意去了，她就偷着买了这只羊。大皇上家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：“你看看这羊白的，你摸摸这羊毛，这么柔软，你说说怎么长的呢。”

二生家笑着说：“就是这物，就这么长的。”大皇上家穿着一件白上衣，一件米色丝裤，她的头发已经梳过了，脸上头一层细密的雀斑，脸上出了不少的汗，还在冒着热气，她说：“我看见你那只黑羊，我就心痒痒。”二生家惊讶地望着大皇上家，她脸上充满红晕，她说：“那不是羊。”大皇上家指指二生家篱笆前那个黑色的活物说：“你看那不是羊啊，在那吃草呢，还瞒得了我。”二生家咯咯大笑着，她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她捂着肚子说：“我岔气儿了。哪里是羊啊，那是头小叫驴。”大皇上家认真地说：“明明是只羊，还骗我，你说它是头小叫驴。”二生家一下子蹿了起来，站在那儿笑得更凶了，她弯下腰，直起腰，再弯下，她的脚还在地上跺着，她说：“那真是头驴，你再看看。”大皇上家严肃地说：“毛驴怎么跟羊似的。”二生家还在咯咯笑着，她用拇指把流到脸上的泪水抹掉，她说：“你个傻屌，你再看看跟羊似的吗。”她说，低下头去把驴蹄子上的一块塑料纸拽掉，她的脸蹭在毛茸茸的驴皮上。那头小驴驹子弯过头来看她一眼，然后一跳，便撒着欢逃掉了。

大皇上家说：“你听到了吗，我是听到了，那只狗叫到大半夜，越来越近，后来就在南边的大道上消失了，你应该比我听得清楚，你的房子就挨

着大道，你隔着窗子能看到树篱笆外边是什么人？二生家说：“没有啊。”大皇上家说：“你没有看到，你真的没看到吗？你睡得真死，我可是听到了。我还披上衣裳，出了门，我听到脚步声挺大，就像牛走路一样，渐渐远了，接着，我听到村那边的哭声，我就去了，我摸到村子里，哭声是从东北角那个房子里传来的。天真冷，冻得我打哆嗦，要不我肯定能看个仔细。”二生家笑着说：“你真够好事儿的，你不害怕吗？”大皇上家扶着二生家的门向屋里瞧。二生家就躲开身子让她瞧。大皇上家望着二生家笑了，她懒散地站着。她那是满是皱褶的衬衣上还挂着几根麦秸，她的脸上还有隐隐的一道黑灰。

二生家暗暗地想，瞧这个人这个脏劲，不像她才进村的那会儿，穿干净衣裳，脸上涂抹的香兮兮的。大皇上家自从来到村子里，成天家像睡不醒的似的。她跟二生家说着话，还在打瞌睡呢。她给村里要了块地，那块地还是二生给她耩上的呢，她来了心气儿，才下回地。地里的草都长疯了，她也不去锄一锄。

大皇上家已经有半年多没有施脂抹粉了，她脸上的雀斑都露了出来，还有一块黑记，这女人可是粉红色的脸。二生家往灶里填了把柴。她想，跟这样的女人说话要防着点，这个长舌妇，她那张嘴已经惹了不少是非，她进村才一年多，比在村子里呆好几年的是非都多。

大皇上家就是想知道，她就觉得憋得慌，她就想知道，她一夜都没睡好。所以一大早她就到井边去挑水。她想要是出什么事儿肯定有人告诉她，结果没有人对她说。她就问二生家：“都说夜里没有哭声，这就怪了。我怎么听到了呢，还是一个女人在哭呢。”

大皇上家说着咯咯笑了，她擤了鼻涕，往鞋子上抹了把。她那双棕色条绒鞋，她第一次进村子时穿的那双，已经旧了。那可是双好鞋子。她穿上那双鞋，村子里的女人都羡慕得用手去摸，这是在哪儿买的啊。在重庆

买的，哎呀这么远，怪不得这么好呢。粗条绒，多高贵啊。还不到一年，衣裳旧了，小脸蛋儿看着小了，身上也脏了，就跟村子里的女人一样了。这个村子不出息女人，哪个女人到这里来都变。大皇上家过了会儿说：“你听，是哭声吧。”“这是风。”二生家说。

这怎么会是风呢。大皇上家支楞着耳朵细听了听，她说，怎么风像哭呢。你听听，是有哭声。我从进这个村子，就听到这个村子老是有哭声。大皇上家说罢向门外走去，手里领着她的羊。“别走了，嫂子，在这儿吃吧。”二生家说。

“不啦。”

“我得赶紧做饭，要是二生回来，看锅还没热乎气，还不踹我两脚。”二生家咯咯笑着说。大皇上家又在大门那儿停下来，跟二生家一个门里一个门外地聊着。她们就这样聊着，就像赵吉庆他爹跟张老奇赶着牛车一样，信马由缰地，走一站算一站，说一句算一句。二生家和大皇上家就一直这样说着，直到张老奇回家，给她要吃的。她把一碗玉米粥在锅里热了热，又拿了两个馒头。张老奇就坐在门槛子上，用手捂着碗，好像怕那些鸡抢吃他的似的。二生家看见，公公的眼里汪着泪水，他说：“谁知道好好的，他就死了呢。”二生家说：“你跟他吵架啦，爹？”张老奇嘟哝着说：“跟他说话，好好的，他说困，就睡了，他就死了。”

二生家说：“你跟着他去干吗呢？”张老奇抬起头，依然嘟哝着说，看上去他受了很大的委屈，他说：“真是活见鬼了，不知不觉地就跟他走上了那条路。”二生家没再搭话，就到院子里去了。张老奇的咳嗽声和喝粥的声音几乎传遍了整个村子，二生家纳闷，他是怎样把这滚烫的粥喝进肚子里去的，他的嗓子和肚子就不怕烫吗？她在院子里把青草摊开，她要把青草晾干，青草气息弥漫着整个院子。公公喝粥的声音和咳嗽声伴随着她劳动，已经有半年多了。

二生家和她大伯子大皇上的两处房子坐落在村西南，跟村子隔着一个大坑塘。二生家的房子没有院墙，用树枝扎的篱笆，这些树枝都活了，长成了一堵树墙。二生家的树篱笆有榆树、柳树、枣树、杜树和槐树。在这个有树篱的院子里，圈住了二生家、一头猪、一头驴、三只羊、十一只鸡。树篱外边有许多眼睛向里头张望，村里人对这个院子充满了好奇。

在树篱之中有三间北房，挂一间耳屋，在耳屋里养了一头牛。牛蹄子在地上踩动着，震荡着住在这个院子里的五口人。北房里住着二生一家，两间西房，西房里住着张老奇老两口。二生家在黑暗中，望着窗外的星说：“你听他们那屋里，老是有动静。”

二生说：“这就是说他们还活着哩。”

那边屋里头的张老奇老两口在嘁嘁嚓嚓说话：“二生家这么俊，看着带着股子妖精气，就怕二生拢不住她。她还没有孩子，女人有了孩子就能过本分日子。她看上去是怀上了。她娘家就是穷些，像个正经人家。这个我也说不准，我看见她白天跟一个男人说话，我一过去，那个影子就走了。”“我也看见过她隔着篱笆跟人家老爷儿们说话，真够稀罕的，一个娘儿们家跟一个老爷儿们说话，我就怕闹出笑话。”

村子是这样的，记忆是琐碎的，就像庄稼和草一样长起，然后成熟和枯死。再发芽。再长大。再枯死。就这样重复着。直到有一天，二生家就像树一样，在这块地上扎了根，这条根越长越粗，直到难以撼动，她便稳下神来过自己的日子。二生家先是养了几只鸡，又养了一头猪，又养了两只羊，接着又养了一头牛和一头驴。

一个温柔的夜晚，一股子香气从树篱笆那边飘来，与另一股子牛的气味儿合并在一起，组成了一种特有的乡村气息，把人熏得迷迷糊糊，倒在大炕上就睡着了。二生和二生家在炕上，他们坐在炕上，他们的窗子镶了小块玻璃，上有半截帘子，二生家坐在炕上，跟二生说话。二生家听到

窗外有喘气的声音，她摆手示意让二生过来，她对着二生的耳朵悄悄说：“窗外有人。”二生转身向窗外瞧去，在窗外被照亮的树篱上，有一个人在上头。二生便悄悄地出了门，接着她听到二生嘶哑的变调的声音和追赶声。二生看到一个人影，像猫似的从树上下来，跑走了。二生回来了，他气喘吁吁地坐在炕上，二生家问：“你看清是谁了吗？”

二生说：“看着像赵三祥，我砸了他一砖头，不知砸到了没有。”二生家说：“这个贼羔子，跑到这里来讨便宜呢。”说着两个人脱掉身上的衣裳睡觉。他们没有盖被子，他的脚蹬在她的腿上，她的腿搭在他的胸上，他的手勾着她，她的手搂着他。然后在炕上翻腾着，晃动着，他们赤着身子在炕上折射出一道白光。这个寂静的夜，几只蚊子落在他们身上，叮着他们，喝他们的血，他们没有察觉到。直到他们安静下来躺着，一边用手抹着身上的汗水，一边搔着被蚊子叮过的肉皮。在昆虫的飞行声中，在西房两个老人的鼾声中，在牛蹄子的挪动声中，二生把自己的种子播进了二生家的体内。

树篱笆有两个大的缝隙，一个窄缝有十五厘米宽，鸡从这个缝隙里过，但钻不过狗。另一个很大，就像个洞，既能钻得进猪狗，又能钻得进人。房子的南边是一条东西大道。房子的后边是二生家大伯子的房子，房子后边是一个大坑塘，大坑里已经长出了芦苇，二生家的房子和她大伯的房子都用上了这种芦苇。二生家男人名叫张全生，小名叫二生，三十六岁，二生家二十三岁。二生家大伯子名叫张全行，小名叫大皇上，四十二岁，大皇上家二十一岁。张全生还有个弟弟三荣，叫张全荣，十三岁。张全荣是张老奇在十三年前那个夏天早晨拾粪，在一个草坡上看到的。当时孩子在草坡上，睁着眼睛看着面前的一只蝗虫，他身上已经爬满了蚂蚁。张老奇把孩子身上的蚂蚁拍掉，抱回了家。张全荣长大了，跟张老奇挤在西屋，每天早晨二生家看到张全荣背着书包，就像她的小黑驴

一样跑出大门。

二生家站在院子里，叫住了张全荣，她说：“喂，给我说，识了什么字呀？”

张全荣想了半天，他说：“等我回来给你说。”

二生家蹲下去，把张全荣的鞋带系上，拍拍他的头说：“走吧。”他就跑了，一边甩着书包，让书包围着自己旋转着，发出呼呼的声音，他就这样跑着上学去了。

越过秋天，冬天来临时，是另一种情景。坑塘被冰封住，铁灰的景色笼罩着大地上的这个村子。二生家腆着肚子走到院子里，西屋的老女人发出了惊喜的感叹：“她真有了，你瞧，她的肚子大了，一看就是个小子。”

两位老人嘁嘁嚓嚓的说话，在窗户后边，用他们的老眼盯着二生家。二生家听到了，她的脸上带着一层浅浅的健壮的红晕，嘴角上带着笑容，她把身子靠在猪圈上，给那头长着癞皮的小猪舀食呢。

早饭，桌子放在北房的堂屋里。张老奇坐在对门的座上，张老奇家坐在西间屋门那里，二生坐在屋门那里，二生家坐在灶台边，她随时准备着给人盛饭。三荣张全荣坐在门槛上，一边玩一边吃。三荣从不拿着吃饭当回事儿，他一顿饭喝碗粥就足够了。菠菜粥，馍馍，菜包子，咸菜。二生家的小叔子，那个黑瘦的像一根干树枝似的小男孩，二生家一直想，像他这样的怎么能活下去呢。张老奇家说：“三儿，多吃点儿，多长点儿肉。”张全荣说：“不吃，饱了。”张老奇张开只有三颗半牙的嘴，把一块菠菜根拿出来，他拿在手里看了半天，他说：“哼，赵家那一家子，锅里吃锅里拉的玩意儿们。”张老奇家告诉她的小儿子：“要是碰到赵家那些人，要躲远一些。”二生家这种话听多了，耳朵里都磨出了茧子。这个冬天，二生家给三荣做了一身外套，棉衣是婆婆做的。她嫁到这个村子，发生了不少事儿——

那时候赵吉庆他爹还活着，整天赶着牛车在树篱笆前走过，他粗壮的吆喝声在四野和村子里回荡着，还有牛的叫声。那个冬天，二生家大伯子去到外边跑生意去了，他已经四十多岁了，还没有成家，他跑生意回家后跟弟弟一家在一起吃饭。吃过饭，他就到自己的房子里去，他就像一条狗那样懂规矩。大皇上毫不吝啬地把赚来的钱，大把大把地给了弟弟张全生，给弟弟把喜事办了。

二生家大伯子的房子后边，一条斜斜歪歪的窄窄的小土路在坑塘间，把坑塘分开，通往村子里。这条小路已经很久了，张老奇小时候就通过这条小路，到村子里去。这条小路最起码有七十年了。这条小路上有一口井，给这条路带来了繁忙，每天早晨天刚亮，便听到叮叮当当的水桶声。二生家在水桶声中断定，天已经亮了，她撩了被子起炕。

那天寒风很紧，天很冷。二生家在炕上给男人二生做一件棉衣。二生家听到坑塘那边人声喧闹，二生家跑出屋子，在树篱笆那儿站着往坑塘那个方向看，坑塘的冰上站满了人，他们正在割芦苇，这种热闹场面每年一次。虽然人们现在富裕了，他们还是在抢割这种廉价的东西，争得脸红脖子粗。村长赵吉庆给村里的人家都分了块，但还是出现你多割我一把，我多割你一镰刀，为此翻脸的事。二生家听到了争吵的声音，这种喧闹声打破了这个院子的宁静。接着她听到一声尖叫，接着人们静了下来。是村长的妮子赵宝红掉到冰里去了。二生家打开门，向坑塘跑去想看个究竟。二生家站在坑塘边上，隔着芦苇，看到在冰上有个冰洞，在冰洞上露出一个头，一双冻红的小手扒着冰。人们都观望着，片刻后，二生家看到一个影子一闪，冲到冰那儿去，就跳下去了。还没等看到是谁，那个人已经跳到冰里，往外托村长的妮子宝红。二生家看清了那个人，是她的男人二生，二生家叫了一声，她往冰上跑，这时两个人抱住了她。二生家暗地骂：“这个傻种，你不知道跟他赵家有仇吗。”

二生家看到二生把宝红托出冰洞，他自己艰难地从冰洞上爬出来。他爬上冰，冰就破了，那冰洞越来越大。村长赵吉庆扔过一根井绳，二生把井绳捆在宝红的腰上，宝红被拉到坑塘边。二生往前缓缓爬着。二生家看着二生的身子在哆嗦着，等到再次把井绳扔过去，他的手往前伸了伸，他翘着的头一下子枕到冰上。这时村长赵吉庆跑去，赵吉庆还没跑到二生面前，冰嘎巴一声裂开一块。二生家的胳膊被几只大手抓着，二生家在挣揣着，这几把手就像绳索一样捆着她。大块的冰在水里浮着，大块的冰破碎了。赵吉庆游到二生面前，他抓着井绳。同时又丢过去十多根井绳，赵吉庆用井绳拴到二生的腰上，然后自己拽着一根井绳，两人都被拽到坑塘边。

二生被背回家，放到炕上。二生家摸了摸，二生的棉衣冻成了冰。她以为他已经死了，想大哭一场。她憋着，不让自己哭。她感到很恐惧。二生过了二十多分钟，才睁开眼睛。二生睁开眼睛，二生家说：“二生，你没死啊。”

就在这时，张老奇和张老奇家哆嗦着身子走到二生跟前。张老奇在炕根儿那儿跺脚，他瞅着二生那发紫的嘴唇，叹了口气。张老奇家摸着二生的手，她把脸贴到二生的脸上，把手伸到他冰冷的肚皮上，她说：“你个傻私孩子啊，你真是个傻私孩子，你图个嘛！”二生说：“爹，那可是一条人命啊！”张老奇在张老奇家耳朵边悄悄地说：“别说话了，二生从小就命大，要是这个能把张家跟赵家的仇化解了，那就好了。”张老奇家转过脸来，她说：“我宁愿让这仇记一万辈子，也不愿让二生受这苦。”二生家眼睛里流着泪，用带着哭腔的声调说：“求求你们，别再说了。”

二生家跪在那里，想给二生把衣裳脱掉。她为二生脱掉衣裳，便看到了二生紫色的身子。她给他盖上了那床又重又硬的，里面全都是老棉花套子的被子。很久，二生慢慢睁开了眼睛，像做梦似的又闭上，然后又睁

开。二生家把手伸进二生的被子里，在他身上揉着，直到第二天早晨，二生再一次睁开眼睛。二生家说：“你好些了吧。”二生说：“我没事儿。”二生家说：“你受这份儿罪，图个嘛。”

二生睁开了眼睛，他对二生家说：“别说是个人，就是条狗，我也得救啊。这阵子赵吉庆真够倒霉的，他媳妇一病就是几年不起炕，他的妮子又掉进了水里。也许他赵家这辈子干的损事儿太多了，这是报应。”二生家说：“你还是管管自个吧，别管那么多了。”二生先是翘起了头，他说：“浑身骨头疼。”二生家说：“你这病，恐怕这辈子是落下了。”

几天后，二生家到坑塘边担水。坑塘上没有一个人，坑塘上寒风刺骨。阳光下，冰面很平静，像水晶似的装饰着整个坑塘。在坑塘上还丢着女人的鞋子，还有一只死狗，狗尸又像一块狗皮，它一半在冰层下面，一半在冰上面。枯芦苇间，狂风旋转着，尖叫着，在逼近她。她从井里提上水，担上便往家跑，就像被狂风追赶着。阳光照在冰面上，闪着白光。

就在二生家担水进家门的这一刻，她远远地看到路那头有个影子，她担着水在那里眺望着，那个影子渐渐近了，就变成了两个人，这两个人一前一后，一男一女，一高一矮，矮个的是女人，在那个高个男人的影子里闪来闪去。当她看清前边走的男人是大伯子大皇上，她肩上的那担水滑落到地上，水桶膨的一声，然后水哗的一声洒在地上，她嘴里说：“这家伙，出去两个多月，他在外边干了什么。”她把剩余的水担回家，把水倒在缸里，她跑到屋来，她说：“二生，哥回来了，领着一个女人，那张脸很白，真够俊的。”二生说：“女人？你说俊就真俊哩，还没有说哪个比你俊哩。”二生家说：“看上去要比哥小二十岁呢。”二生从炕上爬起来，他说：“你都看清了？”二生家说：“个子不高，看上去还像个孩子。”二生笑着说：“老天爷，大哥终于想开了。”

二生跑到了西房，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张老奇和张老奇家。听到张老